



仿 若 归 来

伊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仿 若 归 来



© 伊人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仿若归来/伊人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1

(青春爱情坊系列)

ISBN 7-5313-2845-3

I. 仿… II. 伊…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617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青春爱情坊论坛: www.chinachunfeng.net/newbbs/

爱情坊主页: www.deareve.net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张: 6.75 插页: 6

字数: 140 千字

印数: 1—30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寿天舒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梅珂 马寄萍

绘 画: 黑牛工作室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舍不得遗忘

小说从二月动笔，到十一月收尾，其间，经历了大半年的时光。

从春到秋，一段漫长的日子，我辗转于不同的城市。由南至北，相遇与告别，经历与遗忘。

尚记得江南小镇上摇曳多姿的垂柳，倏忽，留在眼前的，却是北国发黄的银杏叶，厚厚的，铺满街道，时而刮五六级的大风，扇面一样的叶子打着旋在地面上飞舞。

这段日子里，经常一个人走在霓虹闪烁却又因天寒而略显孤清冷寂的街上，穿黑色大衣，披着长发，偶尔抬头，凝视枝头孤单高悬的几片枯叶。

终究是要落下，再怎么留也留不住。

就如同逝去的时光。

更如同我们记忆中曾经清晰，而今却日渐模糊的人与事。

小说中，傅永娴蜷缩在被窝里接听朋友自远方拨来的电话，告诉她今夜有流星。

流星，代表着希望。据说只要在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时，闭上眼许一个愿，就会得到上天的眷顾。然而，她却因为拉上厚重的窗帘而与流星无缘。

有时候，并非上天不眷顾我们，而是我们回绝了它，并非我们未得到幸福的垂青，而是我们徘徊于昔日，忘了给自己的将来一个机会。

脑海中时常显现这样的画面，金色沙滩，蓝的海，一

位长发女子面朝大海，站立。

那位一袭粉色棉布长裙站立在海边的女子是我，我记得。我也记得那是东海的一座佛岛，这一年的夏季，我曾到过。然而，我更记得第一眼见到海，曾问友人，这海为何是黄色的。

一直以为，海应该是蓝色的。是以，黄色的海，因为时间的洗涤与美化，在记忆里幻化成我所希望的蓝。

记忆中忘不了的人，就如同蓝的海，因为岁月的悠长，变成我们所希望的模样，从而更使人依恋。

我忘不了我所看到的海，忘不了踩在沙滩上脚心的触感。你忘不了使你坠入爱恋的人，忘不了爱情带给你的悸动的感觉。

他，还有她，都有着无法遗忘的前尘旧事。

是遗忘不了，还是舍不得遗忘？

在小说里，我写道：于悲伤的过往，忆起一次，诚然会伤心一次，而对于快乐，回忆何尝不带给我们无尽的怅惘。因为，回忆，即意味着已经回不去。

我们怅惘，却依旧选择记得。也许，要等到多年以后，才会明白，放弃其实就是一种得到。

碟机里播放着一首歌，歌里这样唱道：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

风吹过，我知道，对街小道两旁的银杏叶，一定又掉落几片。



2004年11月19日晚

目 录

- 001 / 自序：舍不得遗忘
- 001 / 第一章 重逢“月光”
- 031 / 第二章 恍若一梦中
- 065 / 第三章 同病相怜的思念
- 097 / 第四章 许是爱情出了错
- 139 / 第五章 舍不得遗忘
- 173 / 第六章 放弃亦是得到
- 199 / 网友跟帖



第一章 重逢『月光』

他不会要我刻意去遗忘，只会教我甜蜜而幸福地记得。

对一段无法寻回的感情，记得曾经的幸福美好，是不是要比痛苦而刻意地遗忘，要好许多？



在机场，我拨通了何书杰的电话。究竟是朋友，临行前，应该知会他一声。

“小娴，你在哪里？”电话一接通，那边就传来何书杰焦急的声音。

“我在机场。”喧闹声中，声音越发显得微弱。

“机场？你要去什么地方？”

“法兰克福。”我的眼神越过拥挤的人群，穿过洁净明亮的玻璃窗，望向远方。“你还是放不下杜维宇。”

我轻笑一声，不作回答。

“我是劝不住你了？”

“嗯。”

“我从来都留不住你。”他低叹一声，而后道，“那你一个人珍重。”

“你也是。我放在庄亚妮家的仙客来，替我嘱咐她照顾好。”

“我会的。”

“希望再回来时，我可以自己养活它。”

仙客来，是我的生日花，她的花语为：内向。我拥有的那一株，是去年生日时，杜维宇从近郊农业大学的交易市场买回送我的。

放下电话，我又是孤单一个了。手里提着轻便的行李，走在人潮涌动的机场大厅。办完手续后，就已到登机时间。

坐在属于我的座位上，瞧了瞧身旁的空位，感觉无限凄凉。原本，应该有一个人，与我相拥而坐；原本，此行不

会是我孤单一人。

事情一发生，就不可能再有原本。我闭上眼，勉强控制住将要滑落的泪水，在心里小声对自己说，傅永娴，你要坚强，你要坚强。

再没人疼，唯有自己坚强。

黑暗中，感觉有人在我身侧坐下，他的身体不小心轻轻触到我的左手。我本能地缩回手，用右手抚摸着这只手上的伤痕。

一年多了，左手上的伤口已然愈合，只有认真、小心翼翼地用另一只手抚摸它时，才能感觉到那一道些微凸起的伤疤。是啊，表面上看去，这只手已经算是完好如初了。但是，她的内伤呢？外人无法看清，就如同这颗心，如常般跳动着，却已经在喘息。

飞机在良久后起飞，我睁开眼睛望向窗外。一阵眩晕后，终于看清窗外的云彩，一簇簇，由近及远，尽是白色，没有七彩云。

记得多年前，我与杜维宇一起看《大话西游》时，他说过，总有一天，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他也会踏着七彩祥云来救我，而我，只需像紫霞仙子般，充满憧憬地等待。

那只是年少时的一句戏言，到如今，也是戏言。窗外没有七彩祥云，也不会有杜维宇。

踏着七彩祥云的至尊宝与骑着白马的王子，于现时此刻的我，都是童话书中的故事，那样的不真实，那样的遥不

可及。

再不忍看窗外的云彩，正过头，目视前方的椅背，眼神，却没有焦点。

“小姐，您的百合花茶。”半晌后，空中小姐端一杯茶放在我面前。

百合花茶？我有要过吗？这世上除了我以外，只有杜维宇知道，在我心神不宁时，最需要百合花茶的安抚。难道是他？我站起身子，环视整个机舱，这个舱里，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

怎么会是他？不会是他了！他已经远远地遗弃了我，再不会回来。

我颓然坐低，握着那杯热气腾腾的百合花茶，鼻端一酸，忍不住要掉下眼泪。

“百合花茶有安神的作用，喝一些，对你会有帮助。”身侧忽然有人说话。

“是你替我要的？”我侧过头去，打量身侧的男人。约摸三十七八岁，有着鲜明的轮廓与明朗的双眸，眉目之间，能让人感觉出他的与众不同。

他微微点头，一个温暖的笑容泛开在脸上。

他的回答确定了我的肯定。

“谁要你这么做？”我忽然有些恼他。

“你的脸色非常苍白，我以为你会需要。”他向我解释清楚，而后侧过头去，翻看手里厚厚的不知是什么语言著成的

书，再不理睬我。

待冷静下来，才醒悟自己的无礼，想要说抱歉，却不知如何开口。

自从杜维宇离开后，我的情绪偶尔会有些失控，何书杰曾劝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却坚持不去。

手上的伤是因为杜维宇，情绪失控也是因为他，手上的伤口已然慢慢恢复，若再医好此病，杜维宇留给我的一切会慢慢地抹去。

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异常可笑，但是一年多的独处，使我习惯胡思乱想，并且偏执。

长达十二小时的长途飞行，因为时差的关系，抵达法兰克福美因机场时，才不过当地时间下午六点二刻。欧洲屈指可数的大机场，在冬日的夜雾中灯火通明。

我把手表向前调整七个钟头，时间前移一天。

追回逝去的一天容易，只需乘飞机越过换日线。可是，要追回逝去的一年甚至几年呢？甚是艰难！

而我，来到此地的目的，不正是要追回逝去的时光。

这是一个约定，杜维宇无法遵守了，我却要。沿着我们曾经相约的浪漫之路，一直走下去，或许，或许可以有個意外的惊喜。

机场距市区仅九公里，乘达近郊电车至列车总站，而后去事先预定的饭店。

追回逝去的一天
容易，只需乘飞机越
过换日线。可是，要
追回逝去的一年甚至
几年呢？甚是艰难！



一切处理完毕，倚在窗前，观望这个城市的夜色，看
高楼大厦在繁华中落寞。

杜维宇，我如约来了，你呢？你在何方。

室内的热气聚在窗上，冷凝，变了水珠一颗颗滴落下来，
像极伤心人的眼泪。

推开窗，把手伸出窗外，空空抓了一阵，抓不住任何东西，
只是感觉到冷。

从未想过，我们曾向往的城市，是这么的寒冷。然而，
即便再冰冷一些，也冻不住我潮涌的情愫。

披上外套，去广场附近闲逛。快到圣诞节，这里的夜晚
提前充溢着节日的喜庆。中央的旋转木马荡漾着欢笑。那
么近的就在眼前，我却无法融入其中。

欢笑，是别人的，我恍若梦中。

但却不是梦，我的梦中，应该有杜维宇。

绕过市政厅，在街角的餐厅要了一瓶苹果酒，略酸，微苦，却是我想要的感觉。小口啜着酒，思绪一片空白。

与其心痛地思念一个人，不如让它空白。

一曲钢琴曲从餐厅的尽头慢慢响起，熟悉的旋律让我坐直了身子仔细聆听。是“月光”，曾经千百回萦绕在我与杜维宇之间的《月光奏鸣曲》，在这异乡的都市，居然又被人奏起。

这是贝多芬出生的国度，有人奏响这位伟大作曲家的作品，并不稀奇。

我压抑着对往事的回忆，认真地听着。从些微的差别中判断是不是那双熟悉而修长的手在弹奏。

结果不是，不同的两个人的弹奏，是不一样的。何况，这首钢琴曲，已经注入了我的灵魂。

怎么会是他呢？我自嘲地笑了笑。一年前，他不曾回来，现在难道还会有希望？另一个声音却告诉我，会的，他会回来，你们不是早就有约定，在浪漫之路上相互依携？

琴声渐弱，直至止住，换另一首莫扎特的A小调钢琴奏鸣曲来奏。

此刻，我才缓过神来，放下手里的酒杯，缓步向琴声的来源走去。

“月光”，重逢“月光”。

来到三角钢琴前，抚摸着黑亮的琴身，久违的感觉又

一次无情地袭击着我，使我神情惨淡。过去的多少个日子里，我也是这样伫立在钢琴前，嘴角带笑，聆听一曲曲爱的演奏。

眼前，仿佛又显现出杜维宇的笑容，那么灿烂，却又那么地模糊。

一曲终了，陶醉在音乐世界的弹琴人才发现钢琴旁多出了一个默然的我，他抚了抚额前卷曲的棕发，仰起头，面带笑意地用英文问我：

“小姐，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能不能再弹一遍‘月光’。”我的声音止不住颤抖。

“为什么不能呢？”

他微微颌首后，重又把双手放在琴键上，随着手指的跳跃，一个个音符如流水般慢慢滑过。

我闭上眼睛，做一次深呼吸。“月光”，我重逢了“月光”，可是，要等到何时，才能重逢那位与我共浴“月光”的男人？

合着“月光”的柔美，悄然转身离开。

广场上依旧是旋转木马的欢笑声，而我的耳畔，却只静谧地流淌着已久违一年的“月光”。

仰起头，看漫漫夜空，今夜，空中没有洒下月光。

“Hi，月光小姐。”远远地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月光小姐，曾经杜维宇也这样叫过我。我侧过头去，发现是刚才在

餐厅里的弹琴人，而他的目光，正聚焦在我的身上。

“你好。”我笑着回应。

“请问小姐是中国人吗？”德国男人走近身旁，用非常诚恳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点点头。

“那太好了。”他忽然换成中文与我对话，虽然不纯正，但却勉强能听懂。

我做出一副疑惑的神情。

“是这样的，我非常向往古老的东方文明，想请小姐作我的中文老师。”

“可我是来旅行的。”我委婉回绝。

其实，我是来赴约的——赴一个永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人的约会。

“那太好了，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很抱歉，我没有余钱请向导。”

“没关系，不要钱。”他一紧张，恢复满口的德文。

我摆摆手，示意无法听懂。

他咧嘴一笑，“我的意思是，只要你愿当我的老师，我不介意向导费用。”

“我并不是一个好老师。”

“可我是个好学生。”

“那你的那份工作不做了吗？”

他耸耸肩，洒脱地说，“有何不可。”

我赅然一笑，是啊，有何不可？没了杜维宇，与什么人同行，都是无所谓的。

第二日，我便与德国男人一起踏上旅程。他的中文名叫爱中国，据说是他同样向往东方文明的父亲取给他的。

“不知令尊的中文名是否叫‘爱亚洲’？”坐在他不知从何处弄来的一辆旧吉普车上，我问他。

“令尊是什么？”

“令尊就是你父亲的意思。”

“令尊的中文名，并不叫爱亚洲，叫爱黄河。”他很认真地回答。

话毕，我差点笑出眼泪。

“月光小姐，你应该多笑，看你笑起来多漂亮！”

除了杜维宇，还没有另外一个男人叫过我月光小姐，这样直白地夸过我漂亮。这些，都是杜维宇的专利。

“你们欧洲人说话，都是这么直接？”

他点点头。

“东方人讲究含蓄，像你们，把爱中国、爱黄河挂在嘴边成天叫，实在太直白。”

“可是，我们爱一件东西，就要让全世界知道，包括爱一个人。”

我摇摇头，懒得与他争执，扭过头去，贪婪地观赏车窗外的风景。这外面如童话般笼罩在茫茫白雪中的景致，原